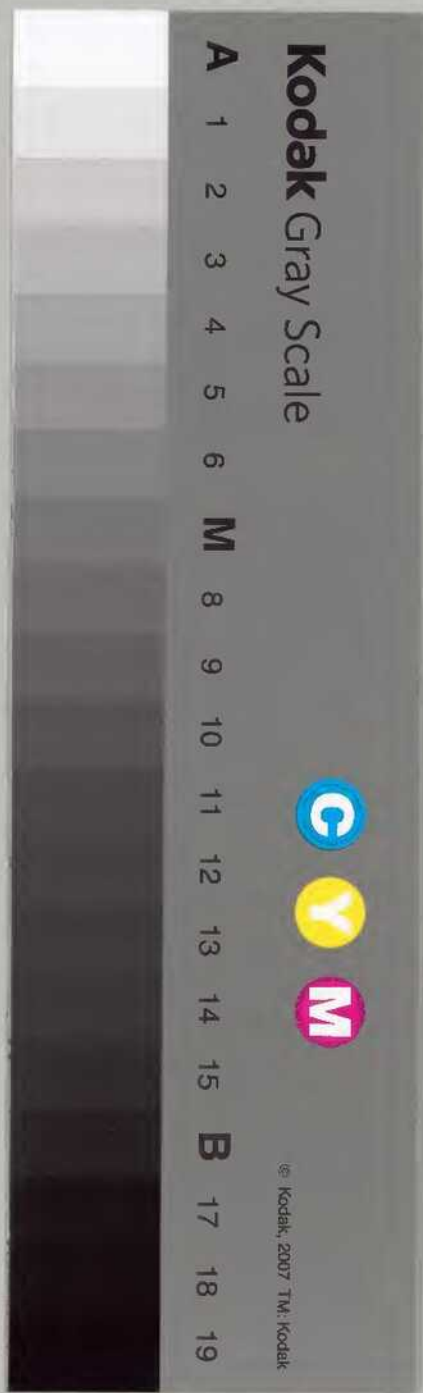


平高文集

批之世二
畢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277	
冊數	12 (12)		
函號	圖	3	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原本の文字など不明瞭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不鮮明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平齋文集卷第三十

策問

江東漕司不礙格

問國無常勢隨時而為疆弱周公之於魯太公之於齊乃能逆料預計於數百年之前則其勢亦有時而定也周之季世地不大於曹滕民不衆於邾莒而諸侯不敢有無周之心秦汎埽六合鞭笞四夷自以爲帝王萬世之業而繩樞之子亦得而易視之人有尪羸而壽考物或恭長而夭折理固應爾獨怪春秋以來齊有葵丘之會晉有踐土之盟均爲五霸之盛而心術譎正宜可以占其國何威

公僅能終其身霸業遂替文公之後世爲盟主齊
且屈而從之豈譎正無關於疆弱耶是猶有可諉
者曰國異而勢殊也及觀漢之文宣規摹一家而
疆弱乃有異勢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匈奴嫚侮結
以金繒太息流涕之書其不滿人意非一事然兵
無刃而威權自振刑不肉而德化自孚貫朽粟腐
迄成富庶之効而後嗣賴之樞機周密技巧咸精
吏稱民安之餘單于且歎塞而來享中興之治赫
然莫及而一傳之後漢業衰焉弱轉而疆疆轉而
弱始終之變相反若此其必有故矣恭惟 主上
更張萬化總攬權綱舉天下之政滌蕩振刷而一

新之朝廷清明邊鄙不聳四方延頸以望太平而
轉弱爲疆之機不可失也宵旰雖切庶績未凝鴻
鴈之民尚勞於還定鼠狗之盜猶費於掃除而內
外體統之間血脉壅底臂指拘攣識者尤爲之深
慮國勢所係若有待而疆意者刑賞之施惠褻而
威不振耶紀綱之張名存而實未至耶抑亦體
祖宗立國之意守以寬仁道德安疆隱然自有不
可犯之威而天命人心之固在此而不在彼耶諸
君其敷繹濟時之策以告

礙格

問國論之變至乎中而定夫中在易爲二五在書

爲皇極君子小人進退之機天下國家理亂之本
皆於此乎見泰之九二居治泰之位審處泰之道
包荒得尚于中行是以并包兼容而爲中也然泰
自否來君子之道方長閑邪不可以不嚴防微不
可以不謹而負荒穢之累者乃從而包含之得無
啓小人乘間而進之漸耶洪範皇極之疇有猷有
爲有守則念之好德則錫之福宜也至不協于極
不罹于咎亦且大而受之協于極則君子罹于咎
則小人居君子小人間而爲鄉原之行其害德
爲尤甚受之者何意四凶之惡已著猶得以假息
於堯朝非包荒歟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豈包荒

不能如堯之大歟少正卯言行之僞加以兩觀之
誅蓋謂其已罹于咎矣三家分魯陽虎執國命罪
固浮于少正卯而誅反不及胡爲獨受於此彼其
知宦孺專殺之罪而不問遂成優游聽藩鎮陸梁
之勢而莫制寢至姑息得非假是說以自文曰吾
將以求合于中者又况泰以朋亡爲貴洪範以淫
朋爲戒至公無我黨與不立而中道以行漢唐之
季朋黨成風雖賢者不能免豈其自叛于中歟抑
上之人無以并包而大受之故逸爲朋黨之歸歟
厥今更化以來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衆正而杜
群枉天下莫不服聖上之明而用舍之際猶恐

或激於偏徇議者乃有中立不倚之說蓋欲示尚
中建極之意而定國論於不可轉移之地也夫否
與泰常相反極與咎不兩立邪正消長間不容髮
伊欲恢包荒之量而小人無得以投君子之隙推
大受之公而君子自有以制小人之變皇極大明
與天下相安於泰和之域若何而可憂世之士盍
相與圖之

饒州堂試一

問周有宮正掌王宮之戒禁糾令宮伯掌王宮之
士庶子凡在版者皆屬之天官所以嚴宿衛而備
非常也漢制周廬千列陛戟百重視周爲加詳光

祿勳衛尉之設即宮伯宮正之遺意亦屬之丞相
否乎排闥而入大臣隨之內朝外朝之勢猶未至
於隔絕加官既設之後大臣亦得至內庭否乎入
未央宮殿門不納徘徊往來其禁嚴矣使北軍之
印未解則將何以制其變清宮具法駕而入謁者
之衛端門且誰何之則夜拜衛將軍無乃猶或置
疑其間耶置酒宣室敢於形辟戟之言從幸林光
有以杜觸瑟之變若不當以詼諧羈虜少之而當
時議者欲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吏民之賢者
歲貢以給宿衛豈其猶未足爲賢耶儒者侍中特
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似不足榮也其榮之何說

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而薄淮陽之郡似未可薄也其薄之何意黃門侍郎號爲要處彼擢之給事黃門又以爲官之拓落何也郡國材官番上宿衛其法果皆便乎南北分屯以相統制其權果孰重乎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與期門羽林之置亦各有說乎世爲衛尉見於同姓而王國人乃不得宿衛何也太傳古官論道經邦而以給事中領宿衛又何也夫以漢世宿衛之嚴防微杜漸皆有深意揆之成周其得失安在邇者議臣有請宮禁侍衛各倣攸司欲以隆主威而尊國勢上丞俞之不識漢制有可施於今日者乎諸君博古通今言之毋

略

二

問恭惟 主上撫盈成之運垂延洪之休豫建元良以固國本謹擇天下耆儒端士爲之輔翼儲德日隆消剛授冊三代有道之長誠不是過自漢以下固不容並論也而有司竊於攷古有疑焉四皓之來衣冠甚偉羽翼旣成而漢之大本以定子房之畫婉矣論者乃謂其植黨締交以相傾軋殆非子房之意然高帝與呂后母子共起於艱難之中漢業甫定顧牽於私愛欲動搖之期期之諫曾莫能回其意則權以濟事似不當以植黨論也至觀

異日開博望苑以延賓客遂至於虧天性之恩無
乃出於招致四皓之故智乎二疏之去知足不辱
有以激漢世頑廉懦立之風亦可謂賢矣而論者
謂是時太子年未冠學未成未可以潔身而退然
宣帝之教太子不過雜霸之制度已非詒謀燕翼
之道獨親許氏而尊禮師傅之意寔薄見幾而作
似不當以潔身論也至攷其既去之餘論語孝經
之學遂轉移於甘泉洞簫頌之好卒無以養成其
德得非二疏遺其憂乎夫齊威會諸侯于首止而
王世子始定高宗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是
則四皓之來二疏之去蓋非苟然者而得失是非
曾無定論也耶諸君以麟趾之英親逢懿鑠自宜
鋪張揚厲編之詩書而無愧商訂及此特以觀講
學之素耳幸茂明之

三

問五百歲而聖人出若囿於天地之定數君臣而
並父子而處胡爲獨盛於帝王之世耶電繞斗樞
虹流華渚瑤光貫月赤龍生風其見於世紀者若
此質之正符亦過於愛竒矣然履帝武敏歆天命
元鳥降而生商詩人猶且永歌之不足得非聖人
之生固與人異而受命之符抑有在耶夫天生聰
明天錫勇智謂之生知之性出類拔萃可也語恠

及神顧安取此至若東南有天子氣南陽有鬱葱
之佳氣得非王氣有所屬乎夢神遇於大澤之波
夢吞日於猗蘭之殿得非精神有所感乎重瞳八
彩日角龍顏與夫鳳姿日表之異抑肖貌有不同
乎十四月而生乃立堯母門胡爲誕彌之月適相
似也甲觀畫堂或謂畫九子母於其中果何據也
功成慶善之樂何爲而作誕聖繼天之樂孰從而
獻千秋紀節何所本始節近長春其議安在恭惟
主上天縱之聖冠冕千古膺籙御圖重熙累洽屬
茲良月 瑞慶標辰桂海冰天蒿呼華祝同一心
也者君生逢千一之期日觀五三之盛躋公堂稱
兕觥以介萬壽實維其時是宜鋪張對天之闋休
與生民天保之詩相爲表裏允自昔帝王震風之
盛事盍相與訂推以諭有司

四

問道揆明於上法守嚴於下則天下之治不難舉
矣宅揆之官奮庸熙載三公之職論道經邦古之
大臣所以任天下之重曷嘗以細故自累哉漢唐
之世九卿更進它官參預已失委任大臣之意而
持祿固位伴食摸稜尚何望其職業之能盡其間
少知治體者抑又不能無疑焉錢穀決獄所宜與
聞乃一諉之內史廷尉而不復省事無不統顧如

是耶死傷橫道豈不大於牛喘而科瑣邊吏僅見
於赤白囊交馳之後恐憂邊思職者不爾也聽受
獄訟日不暇給乃至有愧禮樂豈萬世長策未暇
講耶序進郎吏仰視不顧則體貌安在而止擇十
使猶患未盡得人恐兼收待用者不爾也夫坐而
論道謂之王公網舉目張豈無其要而世之喜事
事者乃以身親細務爲稱職不事事者又以無所
建明爲得體漢唐相業之卑得無坐是乎 主上
更新萬化圖任老成以恢張治功宜日異而月殊
可也然天下之弊紛如蟬毛二三大臣夙夜盡瘁
於其間而未底厥成故議臣欲清中書之務簡節
踈目而講明其大者揆守之辨要必有在至若賢
材之未盡舉倖門之未易塞兵聚而難散民困而
易搖穀貴尤艱於和糴楮輕尚費於稱提凡此數
端莫非當今之急務孰爲大臣之職孰爲有司之
事輕重緩急當與識時務者籌之諸君其毋隱

五

問兵以多筭勝智者察事機於呼吸之間料敵勢
於千里之外發無不中如矢破的何其神也而謀
之用舍抑又有幸不幸者存焉廣武說成安欲假
竒兵絕信耳之輜重而兩將可致淮陰使人間視
知其不用然後敢下井陘亦可謂竒策矣使成安

果用其計則信將何以應之魏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其謀差強人意亮乃制而不用每嘆已才之不獲盡幸而從之不識長安果可入乎信抱國士之略亮負王佐之材得失勝負燎如觀火隨機而應慮勝而會必有非衆人所能窺者幸細繹之

六

問三盤五誥之不作而漢制詔幾於典誥得非去古未遠猶有渾灑之遺風耶漢唐有天下皆數百年漢之帝紀詔不一書而唐史略之何耶文帝之詔半爲農下山東布詔令老癯扶杖往聽願觀德化之成可謂善於布宣者矣而當時猶謂吏奉吾詔不勤勸民不明何責吏之深也循良無傳獨一河南抑吏治誠有未至歟憲宗之世藩鎮稟令制下魏博士卒驩動如雷至有倔强何益之嘆可謂易於感動者矣而淮蔡以三州之衆合兵環攻累年乃下何平盜之難也草制失辭至煩改定抑人心亦有未孚歟彼其輪臺之詔奉天之詔均罪已也其辭孰切寬大之詔陣傷之詔均恤人也其惠孰渥河涼三鎮播告之修均所以奪其心也其意孰明視草之才較以除書德音擅名者孰勝期期之請視以批勅壞麻爲忠者孰優此猶未足深議

也後元獨盛於七制元和並列於三宗號令之煥
然可述與溫雅有古風烈乃不見於文帝之替唐
之威令幾於復振獨於贊憲宗言之而二祖之制
命無稱焉作史者必有深意恭惟 主上祇畏天
戒勤恤民隱嘉與海內同躋仁壽廼者明詔荐頒
飭監司守令以奉職之意開盜賊脅從以自新之
塗王言大哉一見可決四方萬里鼓舞於風雷之
下當不止於山東魏博吏士而已也然澄清者流
爲姑息撫字者轉爲催科習俗移人詎能遽革錢
幣久壅而未通穀價方踴而未艾凶歲多暴還定
猶難伊欲吏治興起姦盜革心翕然不應如漢唐
之盛時若何而可憂世之士盍相與圖之

七

問周南爲三百篇之始文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道悉於此見之亦猶易首乾坤書斷自唐虞
之意歟然自關雎至兔置凡七詩始言關雎之化
行又四詩而至麟趾始著其應夫王道自閨門衽
席而達乎天下遠而難化者宜莫如採枿之人近
而易化者宜莫如同姓之親今乃不應於彼而應
於此何耶羔羊爲鵲巢之功致在位皆節儉正直
至其應見於騶虞則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草木群
生無一不遂夫召南特諸侯之風其視周南王者

之風固爲有間彼之應顯於庶類之微此獨應於公子信厚無犯非禮而已又何耶詩取麟以爲與趾定角果有仁厚之象歟抑謂太平致麟之時歟序言衰世不知果紂與文王之日歟抑謂周之季世歟麟趾鑄金以班諸侯王夫豈無說而良史之作訖于麟其意安在語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有志於學者必三復於此而好脩之公子尤當佩之而不忘反覆二南之意推之於行葦角弓以究終始盛衰之變諸君事也其爲我索言之

八

問六經著天道人事之極莫詳於春秋雖不言某事有其應而證應具存其聖人憂世之心所由見乎日食三十六蝨蝻蜚蠊之災總十有八雪雹星石隕霜無冰凡其關於天人之際雖微必錄而水旱之變尤不敢略僖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始雨其不曰旱謂其有志於民而不爲災然文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昭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亦甚矣而不以旱書無乃亦不爲災耶以至夏大旱欲焚巫尪而復止是歲饑而不害然旱以大書爲虐尤酷安有民不困于饑者不然則宣亦言大旱而不書饑亦謂其不害可也或書旱或書雩

或書不雨美惡異辭必有深意宣大水而繼以饑
襄大水而繼以大饑淫潦妨農固宜艱食而威成
之秋大水莊之末年橫流尤數至鼓用牲于社于
門何爲皆不以歉告抑豈如七年之水雖無麥苗
不害嘉穀故從而略之然大無麥禾臧孫辰遂至
告糴貽我來牟獨非嘉殖歟亦未有降水若是而
嘉穀不害者威之初年有平原出水之害越二歲
而有年其轉凶爲豐者何道它國非無垂沴宋獨
書水淫雨害於塗盛乃知其必興者何說恭惟
主上篤於敬天切於愛民真得堯湯之用心而大
兵之後四方未免以水旱告若幾於春秋之不一

書者天心仁愛固在是歟木飢水毀皆有數歟有
年之慶勃興之兆否泰相反抑權輿於此歟近觀
吾饒去歲常暘今茲常雨官無委積民有菜色而
或者猶以饒在江東爲優得無旱不爲災雨不害
穀如魯史之所書歟諸君學貫天人不愧舒向盍
相與發明春秋筆削之意以諗爲政者毋以訐而
爲直

九

問人主操富貴之柄以御天下錢幣輕重之權當
一出於上不當與天下共之也虞夏金爲三品周
立九府圜法利權所在上實專之至景王欲更鑄

大錢單穆公雖諫而不聽百姓竟蒙其利揆之劉陶之議則不合文帝除盜鑄之令賜鄧通銅山得以自鑄而錢乃至於貫朽質之賈生之論則不然撰直三千錯刀五千何其直之多百錢墊七八與三十五爲陌何其陌之寡是猶未足深論彼漢之五銖唐之開元錢制是爲得輕重之中然五銖旣行郡國多姦鑄而益輕公卿請鑄鍾官赤側以一當五其後二歲赤側以賤而廢三官錢始富矣開元旣用以經費不給始鑄乾元重寶參用以一當十犯法日數百終復其舊然後民便之夫錢出於上而散於下上之所重孰得而輕顧方行而遽輟何耶抑上之人不過爲一時權宜之舉隨即反經耶否則朝廷之上無以主其議以一人之言爲用舍耶漢方再造猶興五銖之思唐凡幾世一循開元之制而赤側重寶不復見抑又何也 國家銅楮並行深得子母相權之意頃以楮幣益輕多爲秤提之術而未底於重於是以開禧新布以二淮三行於輦轂之下利權輕重操之自我可謂得其宜矣或者猶謂貨泉新舊均國寶也而自爲抑揚京城內外皆畿甸也而自爲畛域恐未免抵冒之多然使以二淮三果可通行則錢之布於天下者皆可從而增益否幸以利害得諸目擊者爲有司

告

十

問大江以東衣冠之盛饒爲最螺洲地讖異人出焉冠大廷世殊科班班可數皆學校作成之功也漢之番君唐之顏魯公德澤在人至深而獨不聞垂意興學何耶晉虞公爲內史大脩庠序是前此嘗有學矣誰實基之移告屬縣廣招生徒至七百餘人教養之盛若此今所養僅能三之一而壑鹽之態常患不足不知當時雲會輻湊何以爲養先正范文正公相攸於東湖上繼者始築儒宮以據水光山色之會公之詩文胡不及之買田三頃以

濟士大書特書詫以爲盛然所入其能幾何今膏腴歲增數凡幾倍而倉廩之積不見有餘抑尾閭之泄無以窒其源耶高堂顯敞不改舊觀硯湖平遠尤覺增明二公所以淑艾後人者雖百世聞風而亦起諸君藏脩其間講明正心誠意之學涵養致君澤民之業以求無負於教育之素盍各爲我言爾志

十一

問世臣之喬木舊德之元龜有國者所甚重而出處進退天下莫不望以爲標的尚論古人顧不能無疑焉復亳卜洛之餘告歸之志則同胡爲乃有

欲去而復留者不惟自留且作書以留同列同列亦爲久留而不去何勇退之難耶海濱二老同爲善養而來歸扣馬之諫鷹揚之舉果孰爲義天下既定表東海者乃不與師保左右之任何耶從心不踰矩之年尚皇皇於歷聘否以天下之達尊自居能終不見諸侯否乘駟而見輦而如公告老猶得以與聞國事至朝廷大議遣廷尉諮問亦乞言之遺意否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蓋已見幾而作何衣冠甚偉者始來上閔將軍之老召其子爲太僕可謂貪賢之切何知足不辱者遽去求文武如不及而蒲輪之迎特能詞賦爲治顧在力行而詹臥之議乃先服色據鞍矍鑠非不銳也未免乘下澤車之悔食肉萬里非不壯也未免入玉門關之請而無踰老臣尚堪一行則又好勇至老而不衰其視番番黃髮之謀孰得孰失晚應賢良但見不情而多詐周流四公不過恭遜以取媚請尚方劍賜靈壽杖與夫長樂老之自叙血氣旣衰固應爾歟彼綠野堂之遊九老圖之作亦必有所懲而然也著節而稱祭酒攷於周當爲何官遮說而得三老不謂秦尚存此名自諫大夫遷御史大夫爲太傅而封褒德侯漢家校年之法抑又安在書陳舊人之圖任詩歌元老之壯猶年高德邵閱義理

為甚熟出處大節必有非衆人所能識者幸商訂之

十二

問漢公子之好學莫如楚元王一門之盛元王受詩於浮丘伯諸子皆讀詩至孫辟強亦好讀詩越數世猶有以少通詩書召者豈非過庭之訓而然歟然德修黃老之術得枕中鴻寶苑秘書於淮南其子竟以是下吏恐非所以為義方之教也而典校祕書於天祿閣太一青藜為之下照歆復領五經卒父前業可謂能世其官矣然向自主穀梁春秋義歆則欲建左氏春秋論難迭出自為矛盾豈父書有不必讀耶抑輪扁斲輪不能授其子耶其

歆穀梁左氏於聖人之經為孰近左氏多古字歆獨好之引傳釋經轉相發明其於字學蓋精彖則方且問竒字於子雲無乃有貴鶩之意歟向作洪範五行傳嚴為外戚之戒歆乃挾周官泉府之說為新室國師父子異心一至於此然國師方貴顯矣彖以符命投四裔何其忘舐犢之愛也董仲舒為漢純儒通達古今有補於世向與之相伯仲伊呂無以加之語必非輕許可者淵源不及游夏何為歆復少之曾孫龔篤論君子以歆言為然黨同伐異孰為至當自交而至于龔弓冶箕裘之業蟬聯十世輝映兩都其間先後異同是非得失不可

槩論意者同於好學而不同於所學亦不害爲世家歟諸君平時自許不在漢公子之下家學之傳亦能若是其盛否

十三

問周之士也貴而肆秦之士也賤而拘疇實使之然賤而且拘秦固以亡貴而至於肆周亦安取此得非周以道勝法秦以法勝道耶太學賢士之關士氣屈伸公論通塞所係爲其重鮑宣爲司隸諸生舉幡集闕下而留之夫司隸內治京師外統諸郡其於太學若無與也愛而留之不忍其去所以能得其心者何固嘗聞鄉校議執政之善否而憎茲多口者欲毀之胡爲於宣獨眷眷如此韓愈爲祭酒招諸生而誨之學競起欺予之嘲夫祭酒爲古司成國人矜式其於弟子負至近而易格也侮而嘲之曾不受教所以莫能回其心者何固嘗聞聚爲朋曹誅罵有司而退然自克者無幾胡爲於愈亦不能少降心以相從耶異時處士橫議名節相望適以趣漢室之衰六館之士不陷非義終無以弭唐室之變溯流尋源要必有說

十四

問孔門速肖者七十子而名在四科者十人而已果孰爲之區別耶參悟一貫於口耳之外胡爲不

在四科之列夫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是道之統參乃得之而在四科者反不與何耶借曰政事言語文學不足以盡道德行之顏閔蓋嘗在寢矣平日之所許可之所期屬非曾子所敢望今不傳諸此而傳諸彼必有深意謂參之曾有受道之質歟回也亦如愚謂參之孝為百行之源歟孝哉子騫初亦何愧意者寶藏於海聽夫人之所自取歟後世以顏孟配先聖而得道統之正傳如曾子僅與游夏齒又有不可曉者願聞其說

十五

問臺諫天子之耳目建置本末可得聞乎九官之命聖讒納言龍獨任其責它官何為不得與善旌謗木人皆可言而四凶之惡胡不聞有斥其非者周官有御史司諫似以風采議論為職然御史掌治令贊書之事初不及於觸邪拍佞而弊群吏者乃有小宰司諫掌糾萬民之德亦不及於繩愆弼違而諫王惡者乃有保氏官名與後世同而職業則異何故藉曰九治者受囑令御史得以劾其違令之罪以詔廢置司諫可以因事而納規三百六十官之中職於糾察者止二人無乃自狹其進言之塗歟漢承秦制以御史大夫為三公中執法領

侍御史十五人諫大夫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唐則
監察御史十人又有裏行之名諫議大夫四人而
拾遺補闕亦復並置其視周人設官可謂詳矣而
當時治道曾不能庶幾成周之盛豈惟其人不惟
其官歟方今衆正在列國是堅定臺諫紀綱之地
雖不備其官而一士譔譔嘗首形於王言之嘉歎
然攷之 國朝之制天禧中御史諫官皆四員慶
曆有三諫之除元豐有六察之命今焉冠豸伏蒲
各專一官而不並建必有深意謂才難而不輕授
歟賢俊滿朝孰無明目張膽之志否則得其人而
一變自足歟十朋之龜弗克違宜其不厭多也又
否則聖朝無闕小人退聽而皂囊亡筆之可略歟
則人情之譁張國事之膠轄未可盡諉諸太平之
無事意者御史司諫之專其任將以復成周之訓
歟復古之難不可不詳議而熟圖也諸君志於有
用其爲鋪張聖賢相逢之盛事

十六

問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以其爲國植怨於
民也盜竊寶玉大弓春秋誅之胡獨聚斂之臣不
及賊吏犯法法在姦吏舞法法亡蓋無法則無以
爲國也伐檀之貪鄙無功詩人刺之胡不聞有刺
在位之姦者苟變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至疑其

傷廉然禮順人情乃或置米肉之遺於不問何耶
劉寵之爲守受一大錢而去人皆稱其賢然法有
明禁受所監臨一孔以上皆贓論何耶得非禮法
不相爲用歟頃者貪相債帥之得志上下成風恬
不爲怪 聖化更新首嚴簞簞不飾之禁革貪爲
廉宜翕然不變論者猶謂賞罰不信不足以懲汚
染之習而善類名家科甲之士不當遷就爲之諱
是欲一以文法繩之也禮義廉耻以維持士大夫
之風俗法禁之外亦有可行者乎若曰人心趨利
如水就下禮不足以防其無厭之慾法不足以制
其自營之私又將何術而可史家皆傳酷吏獨無

傳贓吏者伊欲衷爲一書暴諸國史一字之賤若

捷諸市不識可使革心易行精白以承休否

十七

問宰相論可否於廟堂之上以行其道諫官爭是
非於殿陛之間以行其言經綸治功彌縫君德蓋
非它官比也冢宰制國用必於歲杪然周官大宰
歲終受群吏之會其不會者惟酒與膳服耳夫准
辟玉食膳服之不會宜也酒誥一篇歷歷無彝酒
之戒酒而可以不會乎彼庖人膳夫之不會王及
后世子皆然而酒正之不會唯王及后而世子不
與得非養正於蒙不容以是亂德耶歲終天子齊

戒受群臣之諫然周官司諫不過糾萬民之德而
掌諫王惡者惟保氏一官進言之路何示人不廣
藉曰左右前後皆可繩愆而受諫獨於歲終事有
可諫必待卒歲而後言則爲立仗馬者多矣彼至
春徇鐸工執藝事以諫此受以歲終彼諫以歲始
抑又何故後世宰相兼領鹽鐵度支諫大夫無常
負揆之周家建官之制然歟否歟朝而問一歲錢
穀之數與正旦酌獸樽以賞直言槩之歲杪制用
歲終受諫同歟否歟頃建言于朝者請宰相制國
用諫官補闕負歲云莫矣因舉周官王制之疑以
爲問

十八

恭惟 主上盛德大業冠冕帝王闕休懿鑠輝映
天地迺者自仲秋初吉日御昕朝已而儲闈之授
冊宗祀之慶成千秋之上壽元正長至萬玉來庭
盛事荐臻稔容迭講凡此大朝會之儀固有曲臺
之議在然 國家制作多仍唐舊是不可以無攷
也今觀唐制大駕屬車十二乘大陳設則分左右
施於衛內三衛番上分爲五仗號衙內五衛元日
朔望視朝則服翼善冠其後朔望仍用弁服元日
冬至朝會七德與九功同舞其後至有不忍觀破
陣樂舞者至於大陳設皇太子而下以次上壽且

奏祥瑞雲物其大略亦若是而已而其間不能無
疑者太極宮之承天門受萬國之朝賀既曰古之
外朝矣或又謂含元殿在周爲外朝在唐爲大朝
何也太極殿者朔望坐而視政既曰古之中朝矣
或又謂宣政殿在周爲中朝在唐爲正殿何也而
儀殿常日以聽政而視事爲古內朝又以其爲紫宸
周之內朝漢之宣室唐之上閣亦曰內衙然乎否
耶兩儀承慶皆爲受朝聽訟之所而元和中正朔
乃御紫宸朝賀寶曆中則又月朔御紫宸行入閣
之儀胡爲受朝之地曾無定所舊制以隻日視朝
其後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或又五日一御太

在殿胡爲臨朝之日曾無定其對廷臣何妻見
於延英讀示月令何獨見於宣政入閣之儀開元
舊禮本無之後之諸儒從而附益抑又何說也夫
以唐家一代之制損益沿革豈無得失之辨仰參
周典俯采漢儀其合於古而宜於今要必有一定
之說諸君結綬登畿觀國之光有日矣試言其槩

武舉公試策問乙酉

問恭惟 皇上以聰詰英粹嗣無疆大歷服學聚
問辨寬居仁行四方萬里翹跂望治諸君蒙被新
美之化可無說以裨新政敢問舜月正元日受終
于文祖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而類禋望徧之並舉

豈觀天交神庶政莫先歟異時月正元日格于文
祖詢四岳闢四門明目達聰惟恐或後且進十二
牧而歷咨之聽言用人又所當急也太甲元祀祗
見厥祖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是天下
之政無大於法祖宗矣高宗恭嘿思道君臣相與
告語尤卷卷於遜志時敏之務典學豈容緩歟成
王即政無逸舉三宗以勸主乎畏天愛民而已立
政一書乃以三宅三俊爲不可忽終之勿誤庶獄
爲重意固各有在歟抑又有可疑者禹受命于神
宗不旋踵會群后誓師而征有苗康王率循大卜
大臣進戒未暇他及首以張師爲言佳兵不

禘之器願先之何歟豈國之在戎不可一日
弛歟新服厥命求以聳四方之觀聽歟人情易玩
泰用馮河之義歟君以乾剛爲德必神武英略而
後足以運天下歟事有本末物有先後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隆古帝王出治之序參之今日所當先
者悉意陳之有司將以復于上

省試一乙未

問大明當天而萬景隨北辰居所而列曜拱恭惟
主上以文王之聖躬虞舜之孝宮中三年之制畢
將涓剛旦御路朝以延見百官臨撫萬國禮隆典
鉅不可不預蒐而夙講也周外朝在路門外內朝

在路門內燕朝在路寢之庭所謂治朝者果安在
豈即外朝歟天官太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豈
公坐論關於治道甚大斯謂之治朝歟司士之公
孤卿大夫士朝士之群吏州長衆庶莫不在列揆
之明堂位夷蠻戎狄不與焉豈置之國門之外不
容列於表著歟漢接三代而興奉常綿蕞之習不
過秦儀雜就已知皇帝之貴使得魯兩生相與翼
成之果盡還周典之舊歟德陽殿大朝會夜漏未
盡七刻鳴鍾受賀與長樂之儀先後交映然長樂
陳車俠陛執戟傳警而不設樂德陽乃鍾鼓鏗錡
至絃燁煜豈禮樂至此而後

宣室受釐前席

在盛服齊

獨施於少年之日

且德幘坐

威儀簡略能奪夫說客之氣高帝之朝廷而愛幸
者矇戲於殿上宰相得以折之先帝之正氣而貴
寵者引內於殿中中郎得以卻之佞倖方張二臣
何為無投鼠之忌小臣廷辱師傅至攀折殿檻而
不顧蓋謂其不能正主益民也而金華入說尚書
論語其有補於帝學者何事武帳不冠不見使人
可其奏而出入禁闈之請曾不克從間見高門之
論乃謂妄發其不能動帝聽者何說十萬橫行而
謾可斬而殿上皆恐遂罷朝不復議何聽納之身
奉珍來朝待以客禮而甘泉受謁稱藩而不名何

禮遇之過朝而問錢穀出入公私之積何其難於裕也坐朝而日昃未退內外之務何其難於清也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邴魏謀謨乎其上司徒府每天子親幸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豈非君臣一堂交孚無間而後足以增朝廷之重歟其歷致周漢本末以告

二

問繼志述事者人主之達孝崇德報功者朝廷之盛典昔在 寧考親挈神器以授聖明昭哉嗣服于今一紀而 文母保佑之恩永言孝思亦既升祔侑食清廟豈無舊弼顧猶缺一可乎盤庚告其

臣民茲于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必與享之功臣如食於廟商家尚矣而莫名所享之臣伊尹格于皇天伊陟臣扈格于上帝豈即其人乎周司功有力者祭於大丞傳者於王功曰勲獨取輔成王業之周公而召公之夾輔尚父之燮伐皆所不及豈難其人乎漢論功定封錄第侯籍臧諸宗廟以至麒麟雲臺之繪崇報厚矣未聞有列於丞嘗者而先儒謂漢祭有功於廟庭其詳可得聞乎唐享功臣祫則配禘則不配其後禘祫皆配果合乎古否也高祖廟以裴劉故人俎豆其間能無出於私乎太宗廟以魏證讎臣冠佩其中抑無一之非公乎長

風孤騫之仁傑廟享宜也而五王之賢並南國不
厭其衆乎忠貫日月之子儀廟享亦宜也而中興
第一之功不與亦不嫌其寡乎佐佑王化之說享
之未過也而應變守文之名相皆不在選其有所
抑乎光復宗祏之晟享之誠當也而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所學者廼置而不問豈文墨議論不如汗
馬乎翦蜀於清明無蔽之日平蔡於惟斷乃成之
時杜裴元功享之俱無媿也而崇文及愬莫非拍
緜之下乃與同升豈將相叶心然後功業有濟乎
許敬宗威勢熾灼停享於神龍固足以懲滔天之
罪而名宰相如元齡百世猶將 之亦以子停句
以允公論苗晉卿小心謹畏 既於大曆已不
以孚當世之望而首贊經綸如裴冕一時無能及
者以即世先後爲疑何以逃清議自武德至于
元和功臣列在祀典凡四十餘人穆敬文武宣而
下廟食靡所著見豈無其人則闕乎抑有其人而
泯乎無傳也夫黃鍾動而氣序轉應龍翔而雲霧
集君臣感召之機蓋非偶然者然一時之功孰與
乎萬世之功左右諸大夫之曰賢孰與乎國人之
皆曰賢人心是非昭如日月侑饗大議可一言而
定也諸君攷古驗今以對母枉

平齋文集卷第三十

平齋文集卷第三十一

墓誌

吏部鞏公墓誌銘

靖康建炎間中原學士大夫多辟地南徙鞏至自東平呂至自東萊愛寶婺溪山之勝家焉地偏俗古文物未振山堂鞏先生首以北方之學授徒著錄常數百人呂成公繼講道明招精舍負笈至集聲氣薰浹淵源濡漸類為世聞人公諱嶸字仲同山堂季孫成公門弟子也幼神氣明粹風骨凝重大父愛其似北人曰必昌吾宗長偕兄豐執經明召鉤邃摘幽神接心領出語輒破的同舍歛衽

其鋒中淳熙二年第授嚴州建德尉調淮西總
所準備差遣以格知徽州歙縣憂免起知處州麗
水縣當路交薦其材入提轄榷貨務都茶場幹辦
諸軍審計司遷太學博士進大理寺丞出知嚴州
未踰月改邵州擢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職事修
舉直祕閣因其任七十餘年曠典也除侍右郎官
以煩言畀武夷祠起家知温州擢江西轉運判官
比年丐閑有旨入奏未行除司封郎官罷奉鴻禧
祠祠滿檢會續食而春秋寢高浩然已忘世故垂
車得請日杖履溪山間弄花漉月昌羊忘返曰佚
我以老上恩深矣寶慶丁亥三月庚申終于武義
里第享年七十有七積階至中大夫爵瀕城縣尉
國男食邑三百戶初尉建德世其官拯溺字荒不
遺力父老謂有祖風淮西總臣被命築歷陽倉修
采石戰艦及體訪沿江軍政舉以委公公畫詳明
悉當上意一日大軍庫延燎拔幟登屋周麾而呼
曰燿士力者賞衆奮火撲觀者勇之歎十有八鄉
訟牒叢夥公日聽鄉二操約御詳庭空如水麗水
以撫字寓之催科如治歙前積負郡逋繁萬郡胥
利其稽以索縣賅縣胥乘其索以重民擾公曰此
無補於州而厲民以飫吏可乎力白守刊其籍編
口以役破家者相踵為去所以蠹役者民爭應

後東南仰茶鹽為國計三推務總於轄官討尋源
委如理家事吏莫敢欺歲入數倍富商木械之訟
府尹掣於交謁改屬于理公當承鞠慨然曰天獄
臨安府可乞送耶避嫌止當送隣路白于朝從之
審計輪對論催科筦推之弊甚力暨為學官適有
詔以火災求直言謂學校公論自出不可徒應故
事上書陳時政闕失多所指切大略謂兵端不可
開權姦忤矣未幾予郡 陛辭論外攘當先內脩
復寓兵不可輕用之意自信不撓朝舉藉甚江右
劇賊方棘邵與溪洞接蠻徭性狙易動至即增埤
濬隍肆射繕甲以折姦萌發諸勸分置六十四場

澹邨飢羸一郡帖然治司

孝宗朝定鑄額歲一

五萬緡積久寔虧六不及一公推原弊端知楮輕
升重售不酬費故入少而鑄虧乃使楮與升各時
其直輕重足以相權坑丁競勸升務倍入先是冶
卒窳惰多遺升泥滓中有司莫之察公置局淘洗
所得皆精良於是盡還故額俄兼憲節積潦薄番
城民廬半沒葉舟掀舞家訪戶歷周邨之見者引
手加額永嘉始至訪名儒之問問所宜先以海瀕
逐末者衆首勸民務本業適歲大比增闢貢闈以
受多士士狃積習以逞試之三日躬警護于棘外
有貴游子挾醉號呶道上莫敢何亟械于市曰七

不自愛者視此訖事無敢譁勝揭校藝官例亟行
緩則群譟遮境上生可否公故宴留至累日乃去
前所未有也時嚴海道之防得 旨造蒙衝二十
艘掾屬請下諸邑公不可捐利誘海商二十人人
造一艘按期辦集符不及民漕臺以官軍討捕劇
賊日費供億公私告匱公綜理綱條補窒罅漏漕
計裕而民不知和糴至百五十萬斛皆商賈願出
於市盡革敷配之弊十一州上供歲團綱六有無
相影數多虧公區別窠名使不相紊卒復其舊豫
章一再攝闔歲和物阜政平訟簡時往來東湖書
院與諸生以義理之學相講磨士風為起釋奠帥
守宿學必露刃以衛曰此何為者郤之士服其知
體去之日邦人揭幟追送擁車後先有經昔不能
舍去者性靜正夷博居官未嘗澤辭色貫聲光以
媒進而儒術吏能每為時所不舍與人不植崖異
周旋委曲惟恐失一士之心至不為利回義疚雖
議其介不顧也平居細謹動中微墨及倉卒應變
多出度外邵陽番汭江右凡三斬馘卒弭患未萌
其識權類此為政務因其俗未嘗容心終歸之愛
利民多繪像祠之始生踰月而孤與兄相依為命
白首無間言母楊夫人通孝經論語毛詩大義所
至奉版輿行日請所以為政如卅角口授章句時

鄉黨稱其孝愛書一過目終身不遺忘作文期於有用非精粹不輕出有厚齋文集八十卷藏于家其先出晉士莊伯世爲真定人後徙鄆曾祖燾左奉議郎贈通奉大夫祖庭芝左承議郎贈太中大夫父灋贈正奉大夫娶何氏繼高氏先卒皆贈令人子友聞儒林郎台州司理參軍貴亨蚤卒友說從事郎温州司戶參軍孫端祖從事郎江州瑞昌縣尉次延祖孫女一曾孫男女五紹定己丑正月庚午朔諸孤葬公于金華縣壽溪原友聞以恭辱公知最早重趼請銘嗚呼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而三公不易其介卒窮於三黜公遭時且鄉用矣雲出輒還膏施未光其困於命也耶銘曰

可欲之善莫難於有中庸之德莫難於久何以有之典則世守何以久之源流師友公祖山堂而師東萊學貫體用根榦條枚氣定心夷求福不回索麾再節用不盡材孰虧孰成蛻和委順易簣琅然忠孝其訓有苑彼阡山暉木潤過者式之我耆壽俊

孺人吳氏墓誌銘

孺人吳姓諱妙靜臨安將仕郎渭之女承務郎致仕俞君泳之妻子三人修職郎新桂陽軍教授德藻進士德林德茶女二人適進士陳千齡國學吳

元卿吳氏世以詩書孝友爲家法將仕君四女見
聞濡浹皆有淑行孺人幼尤敏悟誦書知倫類識
大義親有疾衣不解帶藥餌非親嘗不進旣嫁踰
月而哭其姑以不獲日奉巾擲爲終身恨歲時感
愴烝嘗孔嚴承務君性疏直不切切規約衣節
食以相之身任家事之勞而裕其子於學子未就
外傳孝經論語率口授誦聲鏘然塗紙淋漓輒喜
溢顏面延師聚書斥簪珥無靳色間遣海學裝齋
靡密必經手反必問所習及所與友教授以嘉定
甲戌入太學登舍選癸未中甲科明年秋新天
子大饗承務君與孺人俱受初封族姻交賀孺人
愀然曰吾舅姑餘慶也歲侵輟餐以食餓者疫厲
手和藥以遺病者內外親黨小不感爲之委曲開
曉使釋然驩洽如初而後已故其歿也哭之皆盡
哀實寶慶丙戌六月癸巳也年五十有九丁亥
九月丙午葬于平西鄉九山之原教授以某辱與
游一日歛門泣且拜曰母氏攻苦教諸兒閔焉日
望其成德藻甫得一官垂及迎養而棄之不自意
忍死以襄大事百用旣戒敢請銘嗚呼吾母之教
某猶君母疇昔需外教之次而失吾母與君同痛
割迄今未間也尚忍銘君母哉銘曰
山韞玉而長虹水孕珠而五色維子之賢慕母之

德鬱鬱林丘過者必式

吳氏孺人墓誌銘

臨安故鍾君子度之妻吳氏守靜以寶慶二年六月丁亥卒年六十有四曾祖贊祖憲父渭將仕郎將仕公壻于鍾夫人鍾出也而歸子度男二人長殤次應僑孫二人甫孫女二人曾孫三人夫人之卒姑王夫人春秋八十九矣一日呼應僑來前曰吾年至此喪兒女幾盡繫汝母是賴汝母方哭汝妻吾又哭汝母天乎忍哉世非無賢婦賢如汝母不多見未嫁時其母苦上氣疾方療之未愈晨起剔股和糜以進兄孝立感之亦齋戒露禱穴曾析肝以救遂活其母鄉閭稱孝既嫁吾家一手綜理家務以相汝父汝父得專意問學所與游皆當世知名士風月佳時論文氣雋諸公索飲二筭其典中饋隨取輒辦無倦容客去主人頽然奏床鼻息如雷汝母復秉燭料檢中外理明日事矣如是二十四年而嫠嫠居又二十四年未嘗御鉛華所以孝於奉我者終始如一日記汝父無恙時日侍我昌羊後圃半酣奉觴起舞且歌吾欣然和之汝母手挹新果以薦聲怡氣下吾每爲盡醉不幸婦姑俱孀相依爲命杯羹必絮寸跬必掖悲歡榮瘁同之今舍我而先吾不欲生矣應僑放聲哭王

夫人亦哭應僑遂奉大母命來丐銘以葬夫孝者百行之本也女而孝於母婦而孝於姑其本立矣以之治身峻而絜以之理家儉而法以之處妯娌媼族和而有禮訓子孫必以學手足親愛有疾痛恨不能分其楚鄰有襁褓失哺惻然遣乳媪日字之如已出歲儉包黍以遺餓者大侵則捐攻苦食淡之積倡鄉邑為粥以食之其風槩有介胄不可犯之色而慈於卹人其言論識趣雖賢士大夫不能過而信於行事孝之推也於古誼應銘某與其孤應僑厚當銘故中書貳卿嘗銘于度宰木拱矣夫人卜以其年十二月丙申合葬于國昌鄉湊水

山之原廼為之銘銘曰

人生兩間與萬物異孝為之根其幹也義有齊季女孝於事親移之事姑厥孝惟鈞孝著而義於堅玉潔衆善萃焉皆其枝葉凡得於天悉具是彝不媿于幽維此銘詩

孺人吳氏墓誌銘

孺人姓吳氏臨安新溪人吳與同里郎姓世有連父憲器致以妻之生二男思勤勤蚤卒一女嫁吳公榮孫四人謙諤詠該曾孫八人偉儀倬傲伋儼僑補元孫四人孫曾元女十人人壽七袞鮮矣孺人九十有四上壽也上壽百未必一有有之衰病

日侵食費祝動費掖常也孺人晚益堅強視聽不
少衰耄期而堅強累百未必一有有之必含飴擁
粲嬉戲滿前而後憚以舒孺人身見五世家數百
拍矣耄期而堅強身見五世千百未必一有有之
能少長嶢嶢盡在目中乎孺人一門數十年尊不
哭早兒婦皆七十餘歲時帥諸孫班白者弁者角
者鬢鬢者羅拜奉觴介壽綵衣紛如也耄期而堅
強身見五世且一門數十年尊不哭卑抑寥乎鮮
矣矧能以詩書華其家偉挹鄉薦伋升太學勝衣
以上層級相師友進未艾也好德者福積善者慶
天道可必如此孺人福慶萃於身鍾於後豈偶然
哉卒以紹定戊子十一月丁酉葬以明年十一月
癸酉合章塢夫兆思謁銘爲書人之所難天之可
必者以勸其奉尊章順相夫勤約以厚丞嘗嚴待
骨肉有恩意常事不書銘曰
豐難乎其臧也羞難乎其康也繩繩難乎其將也
噫盛哉壽母之慶也

鍾孺人墓誌銘

余杜門東山下一日有客冒前乞銘其母弗省也
旣而言吾聞君子不以己廢人君能使巴清母傳
寧能使衛姜母詩乎因改容扣其概信不可沒已
孺人鍾姓諱妙清世居臨安西市年十六歸東市

阮君自勵十九娘而寡父林母陳夙愛甚即而唁
之喑喑憐之哭而拍其腹曰勿我憐也生男耶守
男生女耶守女安之命也逾月得男又即而撫之
哭而目其嬰曰天以此厚我矣除喪歸寧母黨具
杯勺相勞苦且泛辭覘之哭而罵曰爾不聞良馬
不兩鞍耶亟索車去事舅姑謹於夫時舅歿姑老
益謹於舅時姑歿輯睦先後篤於姑時惠誨其孤
逢時使成立三孫亦秀爽而生日饒每自喜曰可
以見吾夫地下矣年五十七而卒實紹定己丑五
月一日也古者婦人女子居處有閨室之訓行步
有環珮之節用能養其心於禮長孺人里中家人
子耳箴紉機杼之外無它習而方齡誓雪明日
烈根於天性然歟前是逢時痛父歿世無塋爲母
預治兆域于錦南平原築堂壽樂環以水竹時奉
板輿來游意甚適至是以九月壬申復父魂合葬
焉銘曰

水有時兮泗石有時兮泐匪泐匪泗兮維婦之則

亡弟子文壙誌

洪氏世居潛山之谷口大父年二十四生我伯父
鑑伯父亦以二十四生我弟琥皆冢嗣也琥字子
文生於淳熙丁酉二月丙子後余一歲幼嬉戲相
逐長同就外傳旣而余忝一官檣浮轡走曾喘膚

汗曾不免於窮子文循分理生足不趺腰不折而
疆畝日斤塗墜日華林沼日蕃俎鮮以奉親籛書
以教子優游卒歲兩忘榮辱余未嘗不嘆其計之
得也其爲人脩榦豐下而髯行已恪與人信磊落
明白不爲深險操切且退然若虛里黨推重寶慶
丙戌四月辛卯以渴作一夕不起莫不惋惜之母
妻皆增口阮氏男二人日卿庶孫三人尚幼母夫
人慈而肅禮法行於家春秋七十有六失壯子悲
不自勝末疾增劇明年九月己亥卒又明年正月
壬辰次子璞偕日卿葬夫人于家山鴻起之原從
夫兆同日葬子文于西塢相埒三里許兄某攬涕
叙其平生納諸壙

舒夫人墓誌銘

余友毛璲君玉書以舒城尉何光華填諱狀一通
來曰先大父帥屬諱若訥字辯道世爲處松陽望
族娶葉無子歿繼舒氏諱妙慧婺永康人年二十
六來歸生洙次滓次庶子渙文璲父克任幼子也
孫五人璲璲璋璋瑛瑛瑛瑛瑛瑛瑛瑛瑛瑛瑛瑛瑛
十六日大父卒後十有四年嘉定壬申十二月八
日大母卒得壽七十有八性靜而慈相大父惟義
之急不以有亡爲解教諸父必儒璲父酷嗜收書
鬻田園以庚直借書問字者蒲門縱論古今留連

燕飲莫繼燭弗倦至空其家歲庚午春大母且泣
且語吾望而取富貴以華老今顧日貧爾妻死矣
母懷居挈爾子游都門或幸成立不成吾死母歸
夏鬻荷塘屋得緡錢千二百留半爲菽水不虞備
偕遂哭辭以出月移歲改悵悵逆旅莫之省大母
計聞無斗春以奔喪父子東望號躄絕已復蘇念
惟忍死賣文以辦葬庶乎不孝之罪可末減於是
曳裾並奏王公貴人門鉤摘繪寫脫手眼青解衣
推食不我靳也紹定庚寅遂侍父歸自惟揚倒橐
中裝經度窵窵相攸逍遙觀舊址古洞陽之側山
明水清安厥靈爲宜越壬辰二月廼克葬先是遂

母程氏兆金山之陽地卑多水從弟璋之母程死
焚而末殯同日併遷柩骨夾附于側置田租二十
斛入逍遙爲丞嘗供挽道士楊祖雲主岳林仍度
一人以世汎埽烏乎樂莫樂於貧米悲莫悲於齧
臂高堂垂白一訣千古爲子若孫者何心哉賴天
畀矜積艱苦二十年了大事子幸哀而銘之水激
則高矢激則遠賢父子激於太夫人一言日夜刻
厲用能以子雲之筆札孔璋之書檄撥窮起悴還
以奉之生之養不過百年而死之奉與山川相爲
久其無憾矣乎小人有母妻其拱木因感愴系之
詞以申孝子慈孫之志銘曰

林洞古兮虛壇瑤草春兮芳蘭笙鶴杳兮雲旗閉
魂返宅兮吉且安

高朝散墓誌銘

嘉定辛巳壬午間成都通守高才卿泰叔以文學
器能爲西閩賞重某時負外置間與聞末議回首
十寒暑矣其守三峒崎嶇走書天目下爲言先君
子即窆有年識竈之文猶未也蜀非無宗工可屬
必公諸東南庶幾信百世子好我敢請案高姓派
於齊占籍卽蒲江者世有隱操洵生孝立孝立生
興國嘗大書于屏訓子孫學以忠信孝悌爲本君
其長子也諱澤字叔淵少朗心絕人書一再過成

誦荀楊氏韓柳氏漢唐三國諸文皆手抄是
非得失反覆究見根極而折以經鄉先生趙澥深
可之侵尋不耦退謂其子曰基之以孝悌植之以
忠信培之以至誠無息天終阨我哉未幾子策名
奉常君喜見顏面曰天所以逸我也屏舉子業不
復省輕車就養笈書以自隨所至雋艾系踵請益
危坐縱論其要歸於涵泳孰復而自得幅巾蕭散
當路欲一見輒謝去不喜誦佛氏書而戒殺嚴甚
曰物我俱生天地間同一氣也用心懃怛類如此
開禧丙寅夏啓手足於普慈郡文學官舍春秋六
十有二累贈
郎娶韓氏事姑婉恪能得其懃

心間君客游手課其子容止服御有常度里黨尊
為婦則先君十八年卒贈恭人葬仁惠鄉龜山阡
從舅姑也君北卜向六門惟乾食相距三里而近
丁卯蜀變淺殯故廬西丙子四月乙酉延克葬一
子即泰叔今朝請大夫知嘉定軍府事一孫允績
某官曾孫男女若干人士求仁之方莫切於孝悌
忠信四者秉彝所鈞有甚易知易行也往往由之
而不知何哉學失其傳爾君得一語之傳於家庭
知之至守之篤朝夕省飭欲天理之在我者皆實
而無僞其志於仁矣乎明善誠身上可以順乎親
則下可以穀爾子宜其至嘉定而大也銘曰
切己之學莫如求仁求仁維何誠善於身孝悌其
本忠信其質仁莫近焉落華取實翼翼縣縣是似
是傳榮光漏泉何千萬年

佛心禪師塔銘

寧宗皇帝在宥三十有一年元嘿無為以心學仁
天下聞主徑山如琰得即心非心之祕賜號佛心
禪師婁命就山為眾說法錫賚甚寵山川震耀夫
敬直義方表裏兩盡下學上達顯微一貫此自昔
聖賢相傳之心法釋氏得之證其體而滅其用以
成之者性為園覺以復則不妄為楞嚴以勿忘勿
助長為金剛第一義以不失赤子之心為華嚴最

上乘湛然大虛本無增減雲行月脫隨有昏明
竅靈關鼻端寂觀一喚覺於意識智得之表而大
光明藏無欠無餘南渡百年間大慧杲以是說
授佛照光佛照以授師師寧海國氏子母夢神人
遺大珠而娠生有光瑞能言時母戲之曰人從何
來曰人中來聞者異之十五出家淨土院十八祝
髮二十游方卅一得法於佛照初束包問津雙徑
見大慧高弟仁扣以當時千七百衆咨決之要得
狗子無佛性話默領去江湖徧參群疑塞匈還求
決佛照於台之報恩夜參聞舉世尊鞭影語曰見
鞭影而行非良馬也言下有省旦日入室問不思

善不思惡正恁麼時如何是琰上座本來面目師
云佛手遮不得曰恁地也未夢見在久之從過靈
隱苦研精索至忘食寢佛照勇其進痛施砭劄師
終以未徹憤排遂謁證老衲於番易聞旁僧商略
雲門話墮語云那裏是這僧話墮處豁然洞見佛
照從前機用義諦密融智辯捷出九萬里風在下
矣還參於育王佛照迎呼曰大事辦耶尋復從過
是山朝莫激揚極其造詣佛照每語人曰我握佛
柄以來的契吾機惟琰耳其賞屬如此繇育王分
座出主南劔之含清歷越之能仁明之光孝建康
之蔣山皆迫而後應最後天童與是山宸命也

見趣高深提倡直截所至禪衲川赴平居簡默似
不能言及籌室勘驗學徒如驚雷忽電不容湊泊
領衆嚴而奉己約應物圓而處事定叢林推敬謂
浙中尊宿獨此翁因共稱浙翁住山八年春秋七
十五矣以退休請未獲命一日忽剡遺奏遣書別
素所往來公卿抵莫問侍者曰鐘鳴未曰已鳴大
書偈擲筆端逝寶慶初元秋七月戊寅也越九日
塔于東澗之麓其徒了所以師六會語要介法戒
謁辭圖堅銘曰

佛果有心萬賴沉沉佛果無心萬象森森靈明溥
通徹古徹今契非其真自不可尋佛照紺椎雲雨
芥鍼是印非印脫鑛鑄金沕萬古淵閉陽關陰砲
車起雲奮霹靂音川魁澤恠腦裂氣瘖須臾恬霽
天垂斗參無去無來谷高岸深護窣堵波龍公夜
吟爲蜜說甜以詔主林

二鍾君墓記

臨安亭川鍾氏景常生子淵子淵生福州助教億
億二子長貴州助教俊卿字子明次將仕郎仁卿
字子壽子明娶徐氏生端禮蚤卒次端詳一孫與
齡子壽娶龔氏生端謨端誼二女適施大用龔奐
二孫道齡佑孫子明忼慨機警遇事無留難子壽
通而敏文多成誦生相後十年志釣材耦以力業

相摩厲凡所規畫兄不自謀必以咨諸弟弟劑度
可否聽兄決之堯倡篋和如出一人以故積居懋
化中權而獲厚生理既裕又相與以輕財急義聚
書樂教為聲華勝士往往願交邦大夫亦賓禮異
等居旁池園深秀結堂竹石間扁以世友暇時相
携娛娛華髮交映兒姪迭起奉觴為壽雍如也子
壽年六十有四以紹定庚寅十一月晦卒越明年
八月五日子明卒得年七十有五二君無恙時誓
生無異廬死無異兆治壽窆於新安鄉南山之原
右左以序至是同卜以其年十一月丙申葬焉惟
孝友于兄弟知孝於其親而思手足均父母之遺
體則能友矣兄弟之子猶子也知伯叔父即吾父
從兄弟即吾兄弟則能世其友矣子明子壽之友
後人盍求以世之乎嗚呼和樂而家道昌睽疑而
外侮起又可懼乎余探二君友愛之情併誌之
使其子各刻一通藏諸墓以慰九原云十月望日
於潛洪某記

羅迪功墓誌銘

行於蠻貊易行於州里難行於閨門尤難愈近愈
不可以矯揉欺也三代直道微俗日益薄有能積
忠利平實之踐使鄉人尊而信家人親而化耳目
所接得臨安羅君介圭元度焉曾祖將仕曉祖文

學彰父將仕若濟聚族以恩義相陶浹三世不異
爨君意承厥考弗懈借夫人塵苦節約以奉丞嘗
酬應內外一簪弗營其私倒已橐且弗靳而量淺
機深之戒每爲子姪誦之肅雖一門自爲師友升
其堂詩書之聲鏘如也紹熙甲寅水穀賈騰躍道
殫相枕前是里中貧子錢者計緡累萬君嘆若救
死不澹何忍更責若償哀券焚之他歲饑疫率推
食饋藥以振羸乏惟恐不我聞鄉鄰信其長者有
訟不之有司而之君取平相踵也人性皆善氣質
厚薄則有不齊而行事因之君於善利取舍之間
擇明而守確旣行於其家又行於其鄉天者厚矣
歲癸卯蓮異葩同跼擢于沼而子震龍生壬午二
燕巢于庭辛卯異竹產於書塾之廡義方發祥蘭
院競爽震龍聲撼膠序舍選以優升君時七袞遭
逢 慈明大慶遂被初品封天於厚德之報未垠
也明年二月乙卯以微疾考終于家巷哭多失聲
十一月庚申葬平西上沈塢夫人先六年卒同兆
子男四震龍正奏名進士次友龍從龍一龍女四
適俞元龍俞鎔吳伯振郎應午孫男六女二銘曰
盡已忠乎推已恕乎踐其著乎處其裕乎噫庶乎
元度乎

獅巖沈君墓誌銘

浙漕貢士沈溪與余交步趨語默中度文中律執
親喪啜蔬處獨不見齒者三年一日舉內外樞四
竣事謁余銘其先大父獅巖君墓孝子慈孫之請
不得辭也沈氏望吳興避五季亂徙瑞安世以儒
名家惟正生忠訓咸咸生特奏琮琤生君諱貫字
成伯年七十有三以慶元己未五月十日卒娶給
事劉公安上姪女先卒子二振蚤卒抃未除君喪
卒女二適進士鄔說許仲承孫一溪女孫三溪承
考志以紹定己丑十一月癸酉葬君于橫山考拊
焉君少負英氣身七尺射命中聞舊臣宿將說中
原事輒慷慨流涕聞往來武夷考亭諸山從律

訪異聞得八陳微拍因會稽諸家方圓竒正之
著書數千言附以孤虛六甲占風望氣之法期於
有用學成不售杜門評論諸史究見成敗得失以
寄憤鬱氣岸潔然湛盧青萍之在匣有不可蟠屈
者而行己居家動合繩矩事母劉夫人以孝聞訓
育猶子收拾師友遺孤乳保之若己子董勸里丁
鄉校之役若家事行義著矣猶未足爲君多也丙
戌風潮之變死者山積君既負母如亢爽群從少
稚屬至轟逐澎湃震掉心目跬步不能進相與號
呼於浮沉中君奮前不顧手挈而登之人人得脫
魚鼈之涎而君二子反迷失道莫知所之或唁君

君曰是有命既而亦皆免於難士平居暇日孰不知志士仁人爲可慕猝然之變壓于前死生禍福掛於一髮未有不志移氣奪擇利以自謀於此能委命徇義寧忘其身忘其子而不忍遺兄弟之子其惟近古之卓行乎先是君家東美躬行二君子從伊川先生游得其學特奏未冠以明經走京師試行臺爲貢士第一遂介從弟游伊川門君學得於特奏就正於東美抗志制行信有自來哉銘曰學出伊洛如江河近接其流渚而沱醜爲洫渠引注阿滲灑所及黍與禾有相之道嘉且多壬辰冬十有二月庚寅於潛洪某撰

吳致政墓誌銘

東朝慶霽臨安吳君孝先謙仲以子元卿爲太學諸生封初品官越再歲紹定癸巳春正月壬申卒壽六十有八先是君未屬疾晨起語家人吾夢遊穹林邃洞三茅君命之坐殆非久於人間世者自今勿以肉食進越半月曰吾殆病矣四肢百骸無所苦而胃少弱自今勿以粒食進惟日飲參棗湯兩瓦椀又半月曰參棗煮湯固佳未免烟火氣棘人第汲井花水飲我可也如是者又半月水不復飲矣憊然一榻神恬氣明親交省候人人起道寒溫叙殷勤去則執手訣別以寡慾延年樂善受福

為勸哈殮楚并祭織悉治命忽整衿曰吾苦目青累
年今劃若開明亟取筆來書頌甫畢而坐瞑莫不
異之君讀書務實踐耻為口耳之學晚勸遊場屋
移志道家書得谷神琴心之旨每謂其說與吾儒
同歸手粹孔子子思孟子仁義孝悌之訓自出機
杼纂為科典亡慮萬餘言冠珮宣誦聽者竦立家
事付諸子深居燕坐飛神御氣排膠葛而泝沈寥
超搖八極之表水旱綠草精禱雨霽遲速言輒驗
靜則虛虛則明故也性冲澹不忮競而篤愛敬治
家嚴而有節端默堂皇內外無履聲待人接物恕
而慈嘉定己巳大疫暴斃莫拚君墓外累萬壘

老會歸之明年歲大侵道殣相枕首私廩為

以食餓者巨家相率致助全活不訂計又明年穀
騰躍猶故盡出伏臘之儲損直以糶為鄉里先而
包黍以遺飢紉絮以濟寒和藥以拯病歲其常也
人有善誦美如已出有不善惻然閱其失本心見
義勇前苟利於眾不退顧見賢起敬起慕不暇隣
曲小故傷和雍容談笑以平其忿而人犯之不校
親族以事咨訪立為劑量輕重使不失準雖童稚
必拱而忠告其篤於信道而誠於善自少壯至老
猶一朝夕也卒之日鄉閭遠邇嗟惜不容口室鍾
氏先六年卒墓在福昌玉泉山君以其年八月

申合葬焉曾祖某祖某父某將仕郎男五元卿私
卿舜卿舟卿德卿皆業詩二女適進士鍾甫錢克
俊孫男七人道家以清靜自然爲宗致柔返朴而
虛其心所以求道也東郭順子人貌而天虛緣而
葆真清而容物深於道矣君中扃虛明內行純固
蓋淵乎似之委蛻乘化宜有以異於人哉某省疾
牀下辱以幽窻之銘屬掛劍之義不可寒也銘曰
深根寧極絕外營危坐內照虛白生龍章虎錄提
玉衡鞭風駕霆盍上征九光前導八景迎祇歎寥
陽朝通明紫皇潛簡一念精瑤宮璇臺敕標名績
功滿千道紀成拍手下詔僊人盈獨黃鶴凌

清遺劍墮鳥搖寒晶靈氣紛葱護佳

郎迪公墓誌銘

余自郎曹以言事擯僑居西市距君舍二里所嘗
過君飲君時已七十餘姿狀厖艾髯髮盡白酒酣
慷慨道平生經行山川之險易風俗之媿惡及可
喜可愕事纏纏有本末且言開禧初淮楚繹騷身
在圍城中間以竒畫干主帥用輒中圍解欲官僕
掉頭挾所得胡人弓矢徑歸每北風塵起拂絃撫
竒猶踴躍自喜恨不獲窄袍快馬蹴踏冰雪効驅
馳也語畢目光炯然如秋隼之欲擊意甚壯之問
君何以不從戎曰吾宗本詩書家也景德六年袁

祖簡登進士第仕至工部侍郎名在國史衣冠可
絕落莫幾二百年物久鬱必怒奮貨久居必暴羸
僕少游四方閱人多視諸孫當有以儒科進者歸
出橐中裝延師教之晝綜理家事夜張燈挾策坐
孫輩傍吟嘖與相應和老者未寢少者不敢懈以
故偉仍能力于學紹定壬辰同忝科第以續前脉
僕藉是亦階初品孰與鶻冠多因扣君養生以何
術曰寡慾安生以何術曰寡慾治生以何術矍然
握手曰是非考功所當問老夫亦不能語考功也
余今浮湛周行媿且病念君涉多而見博年耆而
識明沼魚蛙井可以永日欲歸效太史公訪所以

長老從君執筆記所聞而遽以不起赴噴惜哉
郎姓在漢爲安丘人在魏爲中山人唐五季以來
世爲杭之臨安人贊生瑀瑀生孜孜生君君諱思
字伯永性明直無機械事母老彌篤撫鞠猶子盡
恩平居意色沈毅闔門整暇與人言是是非非不
苟同臨財義不立責券而樂周急生以紹興庚辰
卒以端平乙未十一月八日娶章氏封孺人男三
謙詠該季蚤卒女嫁施廷祀孫男七偉前紹興酒
官儀倅仍新慶元市舶務儼僑備孫女四曾孫男
女十二一以明年三月壬申葬君子章塢先域偉
仍奉大母命來乞銘曰曾大母嘗得銘大父不第

銘寧不葬惟先生哀憐之因次第其說系之銘曰
動以任乎時爲富靜以安乎命爲壽四世而林立
一科而歧秀其執之深封之茂也夫

平齋文集卷第三十一

平齋文集卷第三十二

祭文

祭俞侍郎文

中興倫魁烏奕顯融穎出天京橫浦與公公殖其
學裏腴表豐井養厥德用汲不窮匪矯爲崖春陽
茸茸温作之厲飛霆駕風匪阻爲巖晴波溶溶平
激之躍驚濤轟空肆爲文章滄淪春容麾屈軋宋
轢遷軼雄發造化籥爲世迪蒙萬象與與天爲
功再入西掖筆老逾工鼓舞八極渾噩媿隆矧抱
勁節志爲氣帥翼如冥鴻碧落無際有冰其山衆
倚而睨有蜜其刃衆嗜而嚙公平閑閑表立一世

卷舌方棘獨犯其銳岸不受馴嗾熨以噬采蒸羅
山其甘勝薺大明中天攘屏霾曠帝趣公歸不奪
彌勵胡爲孤憤苑結恣憑任重道遠竟死弘毅藹
焉諸生淑艾一藝中流失楫夫誰與濟丹旄悠悠
遮道哭酹匪私之悲邦國殄瘁

龍州新建武侯祠堂祭文

三綱五常之理與卑高俱陳其數也時其存也人
周衰吾夫子作春秋書盜書叛一辭不貫而亂臣
賊子懼公以賊名魏迄能倡天下之大義扶天下
之大倫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人極而百世其仁也
夫以公之功在天下仁在後世豈蜀得而私之蜀

之薦紳大夫父兄子弟維公之訓用能不爲鬼
之魏而爲漢宜其德公之深歷千百祀而常新夔
巫以東瀘黔以南岷峨以西劔棧以北莫不家社
而戶稷嘗秋而禴春江由獨無公祠而祠鄧艾是
知畏效攘之盜而不知慕鞠復之親知用物精多
之爲厲不知正直聰明之謂神方艾縑兵無人之
境行險徼倖特乘漢運之屯耳魏爲漢賊晉爲魏
賊三尺童子皆知之艾顧嗾昭挾魏以蹙漢漢亡
而魏亦亡天彝泯矣小有材未聞君子之大道適
足以殺其身安能禍福爾民哉某始至毀艾祠垂
去祠公於遺址之西而丹青之背甲而腹壬

而綸巾魚復彌牟之八陣龍騰虎躍左揖右批
駭可愕而不可馴于以鑰疑牖蔽勸不二心之臣
栢溪齋淪玉平嶙峋公兮來安椒馨醕醇

祭莊侍郎文

嗚呼三代而下何其正且大之難耶西都之士如
洞庭彭蠡匯衆川以爲容非不大也未見砥柱千
仞截齧乎頽瀾東都之士如峨眉太白拔地而峭
立可謂正矣所少者吞雲夢若八九之寬公造萬
理之根極涵一七之胚暉道大學而中庸文五誥
而三盤望之閑閑炙之溫溫扣之盤盤風停水止
渺不知其孰倪孰端及義形於色凜不可干則

峰絕岸坐睨乎橫決而崩奔大而不失之靡正而
不流於隘蓋三代人物之遺也奚兩都之足論去
玉堂其歸乎塞芙蓉而飲蘭歛帝所之謂來徑御
風而不還功在斯文名在太史於公乎何憾寬兮
倬兮瑟兮憫兮其如四海善類思君子之不可謖
某出入函丈十五暑寒每進而誨之必曰敬立而
內直義行而外方然後可以闡聖賢之門忽梁木
之告壞撫張紳其永歎遡秋風而一酹誰與作於
九原

祭程廷邁文

嗚呼廷邁君坤之垠我巽之澹氣貫脉應傾蓋

新泛東津之月踏西岑之雲盡日乎醅醪芍藥之
春相瑩以虛相熙以真上下數千祀之論議沉着
痛快眉一伸而百擡是何貌之矍而精神之敷與
言之溫而肝膽之輪困信抱負之不凡縑蒼壁其
純綸見乎文采政理者特皋蘭之餘芬山風吹衣
馬首劃分胥命維何禁柳壓闈無何我斤而君始
來謂庶幾隔關之相聞書猶在几詩猶在手而君
已招魂大江之濱嗚呼人之生也氣日至而滋息
其盈也氣日反而遊散皆不離乎陰陽往來而屈
伸伸而爲物屈而爲變魂升魄落旣化而無有矣
根於理而日生者固浩然與天地而長存况君之
靜而明明清而凝宜與根於理而日生者相爲
窮乘雲御飈橫八極而夏九旻杳銘旌兮西還
有子兮應門寄一酌於江風眇離索其酸辛

祭鄒都大文

中興百年人物雲蒸大江之東以氣骨稱宮亭彭
蠡藍田昆丘公於其間琅玕天球純明而剛平直
而方落華取實錦衣網裳力回萬牛氣凌三軍宴
坐觀來堅壁挫紛奔鯨盪海崩濤蠹空千艘辟易
獨抗逆風雷電晦冥劫火漲天萬瓦俱灰浮屠屹
然見危致命衆雌我雄在蹇六二王臣匪躬上功
莫府我醒衆酣勞而不伐應謙九三蜀控遼夏人

為金湯探囊取橐神旗央央潼關函谷秋風扇腥
籌筆未試前軍墮星矍鑠如援能飯如頰一朝至
斯於理則那巴秦父老齋咨同詞東南諸生矧公
所竒渠度在目誨言在紳一酌寄悲天乎不仁

靈澤侯生日祭文

龍州

惟神炳山川之靈司一方之命不知其幾祀矣誕
彌厥月秋以為期民猶生事之欲神之福民無窮
也某敢為民奉觴上萬有千歲之壽

老人祭疇甫文

嗚呼天目之陽翼翼鱗鱗道同味合吾三數人溪
光澹暮野芳炫春孰賦不液疇觴弗賔老瓦逆肘
柴車共巾山中之樂白頭一真年過六十氣壯意
新期之歲寒開我曾陳君遽舍我如蚤脫輪我不
見君如釣失緝村南村北梅笑柳顰扶筇出門誰
歎問津嗟彼有司賤玉貴珉老死不售連城之珍
此在疇甫達觀屈伸而我所悲殘星向晨銘旌飄
搖寶華輪困斗酒隻雞遮道酸辛

鍾惠叔哀辭

并序

惠叔臨安人諱應僑與余內同母余仲女其子阜
婦也君蚤敏悟絕人讀書日千言場屋屢見頭角
氣盛志勇風進飄駛得前輩格言題滿屋壁坐卧
與對伊洛諸老書多隱括為歌詩時時自諷詠以

苦志得竒疾每發輒神游六虛驟鸞鷲與浮丘
安期相後先寤則索酒轟引耳熱浩歌吸呼月露
以盪習中之崢嶸幾豪矣而操行純白與人交無
貴賤皆盡情奉重閨惟恐少櫻其和夜母過哀悴
以死年止四十有五吾黨共惜之余敗官寄廬西
廛期與君周旋作暖熱至未幾君捨之去可勝欷
哉葬有日爲賦哀辭相柩絳且以塞余內余女之
悲其詞曰

凡託形於溟滓兮貌起滅於一漚前乎名世之既
往兮後方來而未休來者不我接兮往者不我留
譬草木苟吾臭味兮攬而祛以寫憂便儂嶽歎之

紛前兮歸斯人之好滄凝乎其觚而不堅兮澹
其靚而不浮素忠信以爲絢兮張詩書以爲羞索
珊瑚於海若兮采夜光於崑丘默會心其躍如兮
獨起舞而長謳樂得朋而講習兮甕未蛆其已芻
暖澗兮泉瀏淒巖兮雲幽松矯矯兮雪明柳濯濯
兮烟柔君其蘭亭竹溪人物之儔耶胡思甌神放
而莫收若士聳身八景之上兮禦寇冷風而跨九
州排赫戲以超遙挾鴻濛與夷猶頰人寰而隘之
不翅蟻垤蜂傭蠖螻而蟬蛸也徑御母於少廣之
庭謁帝於碧瑤之樓世之壽者未必薰兮夭者未
必猶蒹葭老於霜露兮胡梧桐之不能秋豈鬼

聚散之靡常兮聽推還而幹流抑百鬼常瞰乎高
明兮三彭甘心乎爾仇不然萬物芸芸各歸其根
兮蹇彼蒼尚奚尤薄寒兮梅窩嫩涼之荷洲佇立
以望兮君不來有酒不樂兮謂我何求嗚呼天乎
何奪吾良之亟兮孰論心乎白頭

祭孫漢州文

嗚呼君宜我杭共此天目竹西定交日稔月孰清
不失和惠濟以肅韞抱國器涵渟民福越在庚辰
太少擇牧旅鶴與琴萬里追逐曉鼓齊發暮燈
宿短髮相扶蘆花映燭風恬日舒山迎綠推蓬
喚酌爛熳魚鮫

岸掃袖嬰匪灑

飛鏹

巾子桂林峭磴危轟牽車弄冥於荒起伏脫險
曠秀水佳竹交口勞苦挈命博祿頻年過從分訪
骨肉綢繆勸酬低鬟度曲我守江油君倅綿谷相
望幾驛靡善不告莫府奏功菊坡解蜀我踵而東
君荐華轂風槩絕出等視榮辱尉薦寂寥駢函索
幅政平如水行粹如玉謂壽而臧胡奪之速敝敝
召汚落落起譴人不勝天天定斯復江鷗有靈穩
送歸鵠所不蒲君早訪松菊西望敬亭設位慟哭
平生故人安得正叔嗚呼哀哉

諸父堂祭此徐夫人文

嗚呼哀哉吾父蚤孤獨當門戶眇然世業危如一
縷所賴協濟其不及以相其成惟有吾母中寬而
外和上順而下撫益斯之德薰浹於閨門鳩鴻之
愛均壹於兒女諸兒既及成人相與扶植以不墜
祖父之緒則母訓之故也年過八十孫曾如堵含
飴戲綵婆娑笑語蓋一身之所關實眾福之攸聚
尚安享於期頤胡奄成於千古嗚呼哀哉風木不
停駒隙易度垂畢素冠三年之喪不忍靈車一日
之去恍音容其在堂颺丹旌其欲舉一醉號攀依
天悲慕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老人祭文

子姪之
有
頰如見汝父我心則悅
莫告汲海欲竭脩程方開出門軸折母病在牀
亦永訣吾年寢高晨星孤月何忍見汝母子俱發
祖道一卮春甕初撥汝能飲否我懷如割嗚呼哀
哉

行狀

提舉俞太中行狀

公諱灝字商卿其先晉公子食采於鄆以爲氏
與午永嘉中歎人縱爲征西大將軍榦葉扶疎或
顯或微唐末昱有蹟于朝昱之稠自江南宦吳

嗚呼吾父在時德厚福全三十子孫巖爽滿前婦
姑妯娒肅然歡然門無哭聲二三十年吾父既喪
仍歲憂苦首哭吾妻繼哭吾母若弟若兄俱淪于
古諸猶子中亦不堪數恃有嫂氏為家典刑粹言
懿行蘭椒其馨歲時上壽疊綵照庭環數百拍藹
如春榮逾七望八亦既備福晚哭冢子遽棄華屋
銘旌聯翩子先母續遮道祖酹老淚可掬嗚呼哀
哉

同日祭百二姪文

嗚呼吾與汝父友愛純切記屬續時

况也 時 居 惟

史公奉 居 惟

太中娶于吳興之烏程因徙家焉公幼敏悟上
輒不凡既冠拒浙漕舉材名鬱起大家貴公子競
延致為師登紹熙癸丑乙科授吳縣尉秩滿辟戶
部犒賞武康酒庫以格知寧國府宣城縣未上辟
知盱眙軍招信縣逾年改辟鎮江都統司主管機
宜文字嘉定初元充淮東安撫司參議官二年知
臨安府城南左廂公事未上監行在都進奏院兼
添差淮東安撫司參議官三年知安豐軍六年知
常德府七年提舉湖北常平茶鹽尋官冲依觀
十二年辟淮東安撫司參議

崇禎觀

提舉千秋洪禧觀寶慶二年引年致其事先是隨
軍策應守禦暴露屢特褒轉積階至中大夫爵錢
塘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東朝大
慶尊禮高年以孫晦封太中大夫初任警捕筦推
職守外無一辭自鬻當路愛其廉而文交推輓不
遺力試邑極邊謂攻守以人心為本首發芻粟振
窮乏家嫗摩之甚得民和王師驟起趨泗隨軍轉
運使倉卒無措約公共議公言敝邑已備夫馬千
囊米以俟使者大喜薄暮促行遲明悉辦因歎服
曰非公幾敗事招撫司調兵道出招言境二河深
北序梁莫之 引以 具 牙 牙 牙

集邑阻

亦野子人舉

邑人大恐公謂彼飢民欲就食耳亦安知非嘗試
我者使諭之曰汝等皆中原遺黎慕義而來然須
申明上司方敢受可令徒長至邑議之已而桀黠
者十輩來勞之肴醕潛遣戍兵驅其徒出境歛驚
疑潰去十輩者返岸亡其眾踉蹌而逃自是知邑
有備莫敢窺宣撫丘公密聞其靜定有謀檄使稟
議一見大器賞所陳數策即施行留幕下數月聞
虜且南寇以盱眙畢守再遇孤立命攝倅助之還
未數日虜果襲淮陰圍山陽畢被 丁東應解圍
甚亟公謂 軍去此虜必引兵壓 吾 死不去如

命何畢決計啓行挽公與俱屯于雲山謀報日急
公料虜必深入窺采石請回軍守石梁河以遏其
鋒騎塹漲天人情洶洶戎服行伍中意氣激壯如
平時畢每笑語公吾不料書生亦有此膽也時畢
威名暴振招撫深忌之多掣肘公走樞府力陳利
害乃命畢節制兩淮軍馬亟回守六合虜與分兵
擣虛不得入相距逾月而遁畢尋以都統兼知揚
州念非公無與共濟國事辟置機幕進參謀議邊
計郡政悉委之區區救脫機於矢石之間回震暴
於礮斧之下心平理明軍民悅服留軍戶五周
親老歸省月海子兵
詠奏邸參議

淮人情偽烈盛言責居多餘黨有來帥
以久抗王帥誅之公此皆一時迫脅非本心元
惡既殄來者即良民也極力救護全活甚衆各
給據使歸農帥怒其涕已同列咸爲危之公曰死
生命也委順而已卒歡好如初朝廷以佐平淮寇
有勞擢守六安 陛辭論嚴邊備清流品切刑
經兵燼一意勞集建治宇賢葺軍營井井有端
緒未幾以太中憂去邊氓共惜之守武陵以簡靜
稱隨頌庾節取予中度未數月引疾去自是絕念
榮進矣丘公壽雋帥維揚以公先世老賓客欲羅
致自助掉頭謝去上築西湖之九里松山門數

步即買舟在所之會意處竟日忘返每舉酒望孤
山而酌曰湖山政為我輩設也如是者幾二十年
湖旁居人以老僊目之晚喜觀釋氏書疾革屏藥
餌弗御索筆大書偈語而逝紹定四年四月朔前
三日也享年八十有六娶范氏贈令人繼高氏封
碩人二子長遜次修職郎楚州錄事參軍丙皆先
卒女三人適進士倪良能芮燮秉義郎前監嘉興
府贍軍酒庫沈吉甫孫三人晦從事郎監嘉興府
比較務圻晚業進士公遇郊先任猶子而後孫人
性其義性亮直不苟合而接物必以情待淵黨不
愿退然若不勝友之精神充滿志氣奮厲一為死

生禍福所移

主驅馳

舉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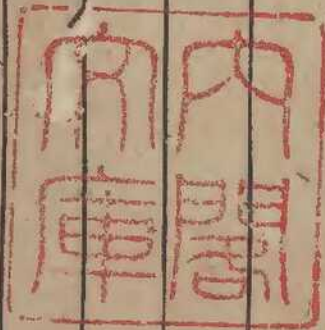
出入莫府料敵

務多

破的開禧乙丑開邊有萌芽一唱萬和功在漏刻
張公巖位政府密引公籌之公為言輕脫寡謀之
人若可喜不可信燕人趙良嗣平州張覺往轍可
鑒力陳之張公然其說後悉驗識慮深遠矣文流
出曾臆擺落陳言詩有晚唐風致詞妙處迫秦晏
客或扣其舊作輒太息言未第時姜潘諸故人相
與泛茗嘗登垂虹放浪煙波風露間更倡遞酬以
得句相夸尚夜深被酒膽壯拍手嘯歌魚龍起舞
今無復此樂矣尚何言哉姪孫松得公詩百篇錄
為青松居 集餘蒐錄未竟諸孫將以其年十二

月癸酉
于錢塘縣定山鄉排山塢之原某視
公為鄉執謹叙其業履以告太史氏

平齋文集卷第三十二



平齋

